

# 柳宗元的愚者形象

物象 MUSEUM

方介

中正大學中文系

「內容提要」在一般人看來，愚者，相對於智者而言，應是一種貶抑之稱，然而孔子曾經稱讚甯武子「邦無道則愚」，老子也曾經標榜「愚人之心」，而主張「絕聖棄智」。可見，做為一個「愚者」，亦自有其不可磨滅的價值。柳宗元參與王黨，失敗遭貶，在當時人的眼中，是個不折不扣的愚者；在他自己心中，回顧失敗的往事，也未嘗不覺自己愚拙。然而，此心惘惘，上無負於君，下無忤於民，在深切的反省之中，他倔強而又自負地肯定了自己的愚拙——拙於謀身，而勇於為國。因此，不管世人如何笑罵，也不管仕途如何艱險，他仍選擇做個「愚者」，堅持著「利安元元」的理想，在寂寞的愚溪旁，靜靜地療傷止痛，苦苦地等待知音。他的愚者形象，承繼了儒道兩家入世、出世的精神，不時閃爍智慧的光芒，展現無比的毅力，卻因夾纏太多誤解和矛盾，往往為人所輕。因此，本文特就此一論題深入剖析，期使真貌得以如實彰顯。

## 一、前言

韓愈《柳子厚墓誌銘》說：「子厚少精緻，無不通達。」【註一】劉禹錫《祭柳員外文》也說，「惟君平昔，聰明絕人。」【註二】可見，在朋友眼中，柳宗元是個絕頂聰明的人，應與一般所謂的愚者有著天壤之別。但是，經歷了永貞改革的政治風暴以後，柳宗元卻一再以愚、拙自嘲，以「愚者」自命，甚至把冉溪更名為愚溪，築室而居。這樣巨大的反差，出現在他貶後的作品中，相當值得重視。因此本文擬就此一論題進行深入剖析，期使他的「愚者」形象得以如實呈現。

## 二、以愚觸罪，被貶遐荒

根據劉禹錫的說法，柳宗元被貶之前，「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至九年，爲名進士，十有九年，爲材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章稱首，入尚書，爲禮部員外郎。」【註三】真可說是一帆風順，令人稱羨。韓愈也說：

子厚少精緻，無不通達，……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雋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註四】

可見，初入仕途的他，有如一顆耀眼的新星，光芒四射，極爲出色。因此，很快就被王叔文網羅，投身於王、韋集團。

王、韋集團在德宗貞元後期已經形成，志在輔佐太子李誦（即順宗）於他日登基後實行新政。可惜，李誦即位前已患風疾，幾不得立。即位後，瘖不能言，雖然起用王、韋諸人，推行不少善政，卻僅當政數月，即被迫禪位。貞元二十一年八月，憲宗即位，改元永貞，王、韋諸人或貶或死，柳宗元也被貶爲永州司馬，成了千夫所指、再難起復的罪人。

這個政治事件發生以後，韓愈曾作《永貞行》批評王黨，告戒劉、柳曰：

君不見太皇諒陰未出令，小人乘時偷國柄。北軍百萬虎與貔，天子自將非他師。一朝奪印付私黨，懷懷朝士何能爲？……夜作詔書朝拜官，超資越序曾無難。公然白日受賄賂，火齊磊落堆金盤。元臣故老不敢語，晝臥涕泣何洑瀾！……國家功高德且厚，天位未許庸夫干。嗣皇卓犖信英主，……共流幽州絳死羽。……吾嘗同僚情可勝？具書目見非

【註一】：《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七，頁二九五。（馬其昶校注，台北世界書局，以下同）。

【註二】：《劉禹錫集》卷四〇，頁六〇〇。（卞孝萱校訂本，北京中華書局，以下同）。

【註三】：同【註二】，卷一九，頁二二六。《唐故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君集紀》。

【註四】：同【註一】，《柳子厚墓誌銘》。

妄徵，嗟爾既往宜爲懲。【註五】

韓愈指責王黨，欲竊大位，對於彼等欲奪宦者兵權、超升黨人，收受賄賂、倨傲以待元臣故老等事皆予力斥。並且深慶王、韋諸人或貶或死，得到應有的懲罰，而告戒曾經同官監察御史的劉禹錫、柳宗元記取教訓。此後，韓愈作《順宗實錄》亦對王黨多所指責，如謂「叔文詭譎多計」【註六】、「密結韋執誼，并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進者，……定爲死交，……交遊蹤跡詭祕。」【註七】「朋黨誼譁，榮辱進退，生於造次。」【註八】云云。大抵可反映當時一般人對王黨的觀感。而《舊唐書》載八司馬「初貶刺史，物議罪之，故再加貶竄。」【註九】又載憲宗於元和元年八月下詔八司馬「縱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註一〇】均可見案發後眾口交相譴責，懲罰不斷加重的情况。

面對如此險惡的處境，柳宗元也曾試圖申訴、求援，如《寄許京兆孟書》云：

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孤危，扼塞艱艱，凡事壅隔，很忤貴近，狂疎繆戾，蹈不測之辜，群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詎訶萬端。旁午構扇，盡爲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強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

【註五】：《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卷三，頁三三二—三三三。（錢仲聯集釋，台北學海出版社，以下同。）

【註六】：同【註一】，外集下卷，《順宗實錄》卷一，頁四〇五。

【註七】：同【註六】，卷五，頁四二一。

【註八】：同【註六】，卷四，頁四一九。

【註九】：《舊唐書》卷一四，頁四一三—憲宗上·永貞元年十月（台北鼎文書局）。

【註一〇】：同【註九】，頁四一八。



之，又何怪也？【註一一】

他回顧王黨致敗之由，包括以下數端：「很忤貴近」，殆指得罪宦官；「狂疎繆戾，群言沸騰」，殆指行事不循舊規，招惹物議；「素卑賤，暴起領事」，殆指叔文出身寒門，以棋待詔，而忽得大位，黨人亦多超升；「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謂請託者極多；「旁午構扇」，謂多造謠陷害者，「外連強暴失職者」，謂宦官與藩鎮相結，造成內禪。綜觀所述諸事，或可謂為不智，而實並無大罪，故雖謂叔文「愚陋」，「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實未嘗指責叔文有何大過。至述己「以利安元為務」，「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更可見他始終不以參與王黨為非，但悔「不識幾微」而已。他曾作《懲咎賦》曰：

始余學而觀古兮，怪今昔之異謀。惟聰明為可考兮，追駿步而遐遊。潔誠之既信直兮，仁友藹而萃之。日施陳以繫縻兮，邀堯舜與之為師。……奉訐謨以楨內兮，欣余志之有獲。再徵信乎策書兮，謂惘然而不惑。愚者果於自用兮，惟懼夫誠之不一。不顧慮以周圖兮，專茲道以為服。讒妬構而不戒兮，猶斷斷於所執。哀吾黨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勢危疑而多詐兮，逢天地之否隔。欲圖退而保己兮，悼乖期乎曩昔。欲操術以致忠兮，眾呀然而互嚇。進與退吾無歸兮，甘脂潤乎鼎鑊。【註一二】

他以「仁友」稱王黨中人，強調王黨志在「邀堯舜與之為師」，行事皆奉順宗旨意，並無竊位意圖。但因「愚者果於自用」，顧慮多有未周，以致進退失據，獲罪遭譴。這樣的下場，對於潔誠信直的他而言，真是始料所未及，因此，他說：

曩余志之脩蹇兮，今何為此戾也？夫豈貪食而盜名兮？不混同於世也。將顯身以直遂兮，眾之所宜蔽也。不擇言以危肆兮，固群禍之際也。【註一三】

【註一一】：《柳宗元集》卷三〇，頁七八〇。（吳文治點校，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以下同）。

【註一二】：同【註一一】，卷二，頁五四—四五。

【註一三】：同【註一二】，頁五六，入《懲咎賦》。



他之所以招禍，不是因為貪食盜名，罪有應得，而是因為不肯混同於世，不能謹言慎行，而所謂「將顯身以直遂」，也就是  
△與裴墳書▽所謂：

僕之罪，在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儔輩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嘗與游者，居權衡之地，十薦賢幸乃一售，不得者譁張排根，僕可出而辨之哉？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惡，勢益險，有喙有耳者，相郵傳作醜語耳。不知其卒云何，中心之衍尤，若此而已。【註一四】

可見，他所承認的錯誤只是「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性又倨野，不能摧折」。而真正使他獲罪的原因則是「儔輩恨怒」。△與蕭翰林俛書▽亦云：

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貶黜甚薄，不能塞眾人之怒，謗語轉侈，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冒僕以悅讎人之心……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註一五】

正因為他年輕有為，才華出眾，被超升為禮部員外郎，使人嫉忌，才會招致太多毀謗，以至於「萬罪橫生，不知其端」。因此，他把自己觸罪被貶的緣由，總結為「愚」，而作△愚溪詩序▽曰：「余以愚觸罪」【註一六】，又作△送從弟謀歸江陵序▽曰：「吾不智，觸罪擯越楚間六年，……追計往時咎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於口，平於心。若是者，豈不以少好名譽，嗜味得毒，而至於耶？」【註一七】可見，經過深切反省之後，他確實覺悟到，自己「少好名譽」【註一八】、「年少氣銳，不識幾微」【註一九】、「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註二〇】、「將顯身以直遂」【註二一】、「不擇言以危肆」【註

【註一四】：同【註一一】，頁七九四—七九五。

【註一五】：同【註一一】，頁七九七—七九八。

【註一六】：同【註一一】，卷二四，頁六四二。

【註一七】：同【註一六】，頁六三四。

【註一八】：同【註一七】。

【註二】，……都可說是「愚」而「不智」的舉動。而自承以「愚」觸罪，一方面可藉著自責來消解政敵的怨恨，使紛至沓來的毀謗因而減少，另一方面也可藉以表示自己並無大罪，只是無知、愚笨，而期待他人能以不知者不罪的態度來寬待他、諒解他。否則，無論如何辯解，也難獲得寬諒。△與蕭翰林俛書▽曰：

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  
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註三】

對於叢集而至的罪名，千千萬萬的指責，他就是家家戶戶去說，說破了嘴，怕也只是招來更多的辱罵，因此他決定保持瘖默，不再多做解釋，盡量使自己像木石一般，無知無覺。而自承「以愚觸罪」，也是一種不辯之辯，可「與木石爲徒」而避開更多的攻擊。因此，他在被貶之後，便一再以愚者自居了。

### 三、抱拙終身，以死誰惕

在當時人看來，柳宗元參與王黨，失敗遭貶，是相當愚昧的行爲。因此，他一再自承「以愚觸罪」，便可以在相當程度上符合世俗的評斷標準，而不致遭到更多的指責。但是，世俗的評斷標準究竟是否公平？是否符合正道？是否值得依循？卻在柳宗元的內心產生了強烈的質疑。他說：

昔有智人，善學鴟夷。鴟夷蒙鴻，疊筮相迫。諂誘吉士，喜悅依隨。開喙倒腹，斟酌更持。味不苦口，昏至莫知。頽

【註一九】：同【註一】。

【註二〇】：同【註一四】。

【註二一】：同【註一三】。

【註二二】：同【註一三】。

【註二三】：同【註一五】，頁七九八。



然縱傲，與亂爲期。視白成黑，顛倒妍媸。己雖自售，人或以危。敗眾亡國，流連不歸。誰主斯罪？鴟夷之爲。不如爲瓶，居井之眉。鉤深挹潔，淡泊是師。和齊五味，寧除渴飢。不甘不壞，久而莫遺。清白可鑒，終不媚私。利澤廣大，孰能去之？綆絕身破，何足怨咨？功成事遂，復于土泥。歸根反初，無慮無思。何必巧曲？微覬一時。子無我愚，我智如斯。【註二四】

世俗所謂的「智人」，是像鴟夷一樣，——一種皮製的酒囊，有著大大的肚腹，裝滿了甘甜的美酒，能夠「諂誘吉士，喜悅依隨」，以致於酩酊大醉，「視白成黑」。這樣的「智人」雖然討喜，可以「自售」，卻會造成「敗眾亡國」的禍害。還不如井邊的水瓶，可以供人「鉤深挹潔」，裝盛淡水，解除渴飢，它的「清白可鑒」，「利澤廣大」，雖然隨時會有「綆絕身破」的危險，卻能無怨無悔，視死如歸。這種立身處世的態度，在後人眼中是「愚」，但在柳宗元看來，卻是真正有智慧的抉擇，所以他說：「子無我愚，我智如斯」。

由這篇《瓶賦》便知，柳宗元對於世俗的智、愚標準，其實是加以否定的。因此，儘管他自承「以愚觸罪」，卻不願改弦易轍去學鴟夷，做個世俗所謂的「智人」，而寧可像井邊的水瓶一樣，做個世人眼中的「愚者」。這樣的「愚者」，淡泊、清白、利澤廣大，不僅具有清明的智慧，而且具有捨己利人的熱忱和勇氣，正是柳宗元的自我寫照。

再看他的《乞巧文》，雖以「抱拙終身」作收，也對世俗所謂的智巧作了強烈的嘲諷，而突出地表現了自己的愚拙。他說：

臣有大拙，智所不化，……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于埴，蝸休于殼，……臣物之靈，進退唯辱。……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逢嘻，已所尊暱，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利抵讎，中心甚憎，爲彼所奇。……叩稽匍匐，言語譎詭，令臣縮惡，彼則大喜。臣若效之，嗔怒叢己，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陸狂，臣到百步，喉喘顛汗……欣欣巧夫，徐入縱誕，……世途昏險，擬步如漆。……是獨何工，縱橫不

【註二四】：同【註一一】，卷二，頁四七一—四八。



卹？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嗇於臣，恒使玷黜。杳杳騫騫，恣口所言，迎知喜惡，默測憎憐，搖唇一發，徑中原，……獨結臣舌，暗抑銜冤，……胡爲賦授，有此奇偏？眩耀爲文，瑣碎排偶，……駢四儷六，錦心繡口，……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不期一時，以俟永久，……跪呈豪傑，投棄不有……天孫司巧，而窮臣若是，卒不余畀，獨何酷與？【註二五】

他以巧、拙對比的方式，形容那些「巧夫」如何善於周旋，動必得宜，如何趨炎附勢，伺候王侯，如何巧言佞色，眩耀爲文。而自己則是「無所投足」、「進退唯辱」，既不屑於奔走逢迎，也不善於察顏觀色，就連爲文也是甘於「老醜」，以致於動輒得咎，「暗抑銜冤」。因此他向天孫乞求：

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方心，規以大圓。拔去啞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齒牙饒美，眉睫增妍，突梯卷鬢，爲世所賢。【註二六】

但是，天孫的答覆是：

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嫉彼不爲。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爲之，而誑我爲？汝唯知恥，諂貌淫詞，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爲大，失不汗卑。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汝慎勿疑。【註二七】

正因爲柳宗元「知恥」，不願「諂貌淫詞」，而「寧辱不貴，自適其宜」，所以就連司巧的天孫，也無法改變他的命運。他的愚拙，既是自己的抉擇，他的不幸，也就幾乎不可避免，面對這樣的命運，他說：

嗚呼！天之所命，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以死誰惕。【註二八】

在經歷了那麼多的挫折、貶抑、羞辱之後，他仍堅持「抱拙終身」，死而後已，這真是世人眼中的「愚者」。這樣的「愚者

【註二五】：同【註一一】，卷一八，頁四八八—四八九。

【註二六】：同【註二五】。

【註二七】：同【註二五】，頁四九〇。

【註二八】：同【註二七】。

「，知恥知病，拙於謀身，雖然不爲世俗所容，卻自有其不可磨滅的價值，應予肯定。而藉著他對「愚者」的這份肯定，也就否定了世俗所謂的智巧，而爲自己做了強而有力的辯護。」

#### 四、名愚溪而居，以文墨自慰

做一個世人眼中的「愚者」，抱著冤屈，忍受被貶的恥辱，自是一種莫大的痛苦。但是，柳宗元卻決定勇敢、執著地承擔下來，不與世俗同流合污。於是，在被貶永州的第六個年頭，他選擇灌水北邊的一條小溪安家，更名為愚溪，以愚者自居，並且把一些與愚溪相關的地方全都冠以「愚」字——包括愚丘、愚泉、愚溝、愚池、愚堂、愚亭、愚島，這些地方的實際狀況是「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但是，「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可見，這個「愚」字乃是強加於山水的恥辱，而真正所要凸顯的則是他自己的「愚者」形象。△愚溪詩序▽說：

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註二九】

《論語·雍也篇》說：「智者樂水」，可見，水的屬性必有類於智者，始能爲智者所樂。但此溪既不能灌溉田地、通航大舟，又不能興雲作雨，「無以利世」，正如被貶遐荒的他，爲世所棄，一無用處，被辱爲愚，也算言之成理。但是，他又說：

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專得而名焉。【註三〇】

甯武子在邦有道時，則智；邦無道時，則愚，孔子稱讚他：「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註三一】可見，他的「愚」，

【註二九】：同【註一六】，頁六四三。

【註三〇】：同【註二九】。

【註三一】：《論語·公冶長》，卷五，頁四五，「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台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下同）

乃是人所難及的大智。顏回與孔子談話時，「終日不違如愚」，但是，「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註三二】方才知他並非愚者。這兩位賢者所表現的「愚」，其實都是出於睿智。而柳宗元的「愚」卻是在邦有道時，觸罪被貶，所以他說自己才是真正的愚者，應該專有愚溪，以愚為名。但，值得推敲的是，同一甯武子，時謂為智，時謂為愚；同一顏回，初謂為愚，後謂不愚，可見，要辨清智、愚並非易事，就連孔子都幾乎錯認了顏回，何況凡人？凡人以為愚者，未必真愚，而柳宗元就是凡人以為愚者，他自稱「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看似與甯武子不同，其實，他之所以被視為愚，豈不也是因為「邦無道」？他之所以自居為愚，不加辯解，豈不也如顏回之「不違」而似愚？甯武子的「愚」表現了謀國的忠誠與處世的智慧，顏回的「愚」表現了默識心通的敏悟與力行近仁的誠篤，柳宗元的「愚」，則不僅表現了拙於謀身、勇於為人的執著，而且同樣具有清明的智慧。他說：

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寵百態，而無所避之。【註三三】

愚溪雖然「莫利于世」，但是，它的「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自有愚者能夠欣賞、喜愛。而被視為愚者，也自居為愚者的他，雖然「不合於俗」，卻也能「以文墨自慰」，把形形色色的山容水態、社會人生反映在筆下。寂寞的愚溪，有了愚者的喜笑眷慕，徘徊不去，似乎不再寂寞。而他呢？藉著文墨抒寫心聲，是否也能覓得知音？是否也能獲得安慰？他說：

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註三四】

當歌聲迴蕩於溪畔山間時，他彷彿與天地自然合而為一，達到了「始得西山宴遊記」所說：「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註三五】的境界。這種境界頗似於《老子·二十章》所描繪的：

【註三二】：《論語·為政》，卷二，頁一七，「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註三三】：同【註一九】。

【註三四】：同【註一九】。



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颺兮若無止，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註三六】

老子指出，「愚人之心」是看透一切自以為聰明的知識之後，復歸於素樸的心境。因此，看似昏昏、悶悶，無聲無息，而實廣大、自由，能超拔於塵俗之上，翱遊於天地之間。眾人皆自以為有用，而視我為頑鄙，但我卻吸食著生命之源，無憂無慮。這種「愚人」的心境，對於飽受挫折屈辱的柳宗元來說，自是值得追求、體悟的。因此，他不斷以山水、文墨自慰，以佛、道思想療傷，但是，根深柢固的是那一份捨己利人的情操，守死善道的執著，使他無時無刻不盼著為人所知，為世所用。於是，當他嘆息：「寂寥而莫我知」的同時，撲天蓋地而來的寂寞也就揮之不去。

章士釗《柳文指要》評《愚溪詩序》曰：

此為子厚驕意最重之作，然亦止於為驕而已，即使怨家讀之，亦不能有所恨，以全部文字，一味責己之愚，而對任何人都無敵意，其所謂無敵意者，又全本乎真誠，而不見一毫牽強，倘作者非通天人性命之源，決不能達到此一境地。袁爽秋曾在日記中記一段曰：「柳子厚居愚溪，自為文曰：超鴻濛，混希夷，寂寞而莫我知也，此莫我知三字，與《論語》孔子之莫我知，相去何啻霄壤？蓋子厚徒以文辭鳴，特自託於曠達，以寄其牢騷不平之氣耳，其實於天人性命之源，未及夢見。」此誠南方之強之言也，爽秋自以忿悁災其身，因而以忿悁律乎人，其論終嫌一間未達。何義門曾為評曰：「愚溪詩序，辭意殊怨憤不遜，然不露一跡」，夫既不露一跡，則所論怨憤不遜，豈非故肆苛求？【註三七】章氏謂此文「驕意最重」，卻又斷言作者「通天人性命之源」，顯然自相矛盾。至於袁氏謂子厚「莫我知」三字與孔子之「莫我知」相去甚遠，證諸《論語》：「不患人之不己知」【註三八】「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註

【註三五】：同【註一一】，卷二九，頁七六三。

【註三六】：吳怡《老子解義》，頁一六一。（三民書局）

【註三七】：卷二四，頁七二九，（北京·中華書局）

【註三八】：卷一，頁九，入學而▽。

三九】所表現的「不患」、「不怨」、「不尤」，確與子厚文中所流露之騷意有霄壤之別。故袁氏謂子厚「自託於曠達，以寄其牢騷不平之氣耳，其實於天人性命之源未及夢見」，自有見地。不過，子厚以愚者自居，確盼能如儒、道家兩所稱許之「愚者」——既有謀國之忠，處世之智，能夠捨己為人，「利安元元」【註四〇】，又能超拔塵俗、復歸於素樸，以與萬化冥合。但因胸中不平之氣，寂寞之感，一時難以盡去，故未達一間耳。何氏謂此文「辭意殊怨憤不遜，然不露一跡」，章氏謂其「故肆苛求」。其實，所謂「不露一跡」，與章氏所謂「無敵意」並無二致，殆皆指其辭氣看似平和，「一味責己之愚」。但其文並不僅責己而已，又一味以愚辱溪，而其騷意、怨憤也就由此表露無遺。

章氏謂「愚溪詩序」為子厚騷意最重之作，其實，子厚另有「愚溪對」一文，牢騷不平之氣更重。其文曰：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予為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甚清與美，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為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註四一】

「愚溪詩序」謂此溪「不可以溉灌」、「大舟不可入也」，本文則藉溪神之口辯誣，指出其「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不應以無實之名辱之為愚。柳子對曰：

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耶？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焉，猶以為名。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里，……唯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日侵侵以遊汝，……汝欲為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唯我獨處？……是則汝之實也。【註四二】

【註三九】：卷一四，頁一二九，「憲問」：「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註四〇】：同【註一一】。

【註四一】：同【註一一】，卷一四，頁三五七—三五八。

【註四二】：同【註四一】，頁三五八—三五九。

溪神認為應當據實以命名，故曰：「有其實者，名固從之。」柳宗元卻指出，世人命名原本就未必依據事實，例如所謂貪泉，豈有令人變貪之實？只因有人先飲泉水而後至交趾，見寶物想佔為己有，便名此泉為貪，其實，貪者自貪耳，與泉何干？現在愚溪雖然無愚之實，但既遠離王都，不能吸引聰明、顯要之人來訪，而獨招愚者久居不去，自難避免被辱為愚。溪神心有不甘，又說：「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

汝欲窮我之愚說耶？……姑示子其略。吾茫洋乎無知，冰雪之交，眾裘我絺，溽暑之鑠，眾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蕩而趨，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吾放而遊，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冒榛棘，僵仆虺蜴，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為盈，退不為抑，荒涼昏默，卒不自克。此其大凡也，願以是汙汝可乎？【註四三】

他極力鋪陳自己不識時務，不知世態炎涼，以至於與眾相違，處處碰壁，慘遭種種不幸。有這樣的愚者來居，自不免令愚溪同受侮辱，溪神只好垂頭喪氣而去。

由這篇《愚溪對》便知，柳宗元以愚者自居，以愚名辱溪，是因為他有滿腔怨憤，不吐不快。愚溪被「辱以無實之名」，就像他被朝廷定罪，被人譏為愚者，無論如何辯解，都無法出脫，因為，那「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原本就是全憑主觀意願來決定天下臣民的生死、貴賤、賢愚、榮辱，而不需任何事實為證。愚溪原本無知無覺，被辱為愚，其實無關痛癢；而他卻是有知有覺，有滿腹才學，有滿腔理想，一旦遭此無實之辱，縱使知道抗辯無用，也不免要藉溪神之口一吐胸中塊磊。因此，《愚溪詩序》看似不露一跡的怨憤，就在《愚溪對》中噴薄而出。而他也就像是一個倔強負氣的傷者，因為不肯停止掙扎，而讓看似癒合的傷口綻開，再次滲出了血水。

由《愚溪詩序》和《愚溪對》可知，柳宗元觸罪被貶之後，面對整個社會價值體系對他的否定，使他在個人信念與社會判準相衝突的矛盾中，時而想要放棄掙扎，以順從的姿態接受社會的批判，藉以減少衝突、尋求平靜，時而又從心底迸出被

【註四三】：同【註四二】，頁三五九。



扭曲、被撕裂的呻吟、怒吼，期能獲得宣洩。因此，他一方面以愚自責、自抑，另一方面又忍不住以愚辱溪、罵世，而藉以自慰、自揚。他的態度看似矛盾，其實自有定見。△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曰：

君子之道，處焉則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內益剛，出焉則外內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中，雖不至耆老，其道壽矣。……宗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謬，用是奔竄禁錮，為世之所詬病，凡所設施，皆以為戾，從而吠者成群，己不能明，而況人乎？然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棄，不更乎其內，大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註四四】

所謂「處焉則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內益剛」，正是他在被貶之後的寫照。因此，我們可以了解，無論他在外表上是否順從世俗的觀點自居為愚、訥口不辯，內心自有清明的智慧、堅定的信念，未嘗動搖、更改——那就是所謂聖人之道、大中之道——以生人為己任，而「時動以取其宜當」。為了達成這個信念，他寧可「抱拙終身」、寧可「綆絕身破」，因此，他說：「雖萬受擯棄，不更乎其內」。這種「往直前、無吝無悔、堅持到底的愚者精神，在△江雪▽一詩中表現得更為深刻、感人，他說：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註四五】

在這白雪茫茫、冰冰冷冷、不但渺無人蹤，而且不見鳥跡的寂天寞地中，只見一個頭戴蓑笠的孤翁，靜靜地守著孤舟，守著寒江，獨自垂釣。他是那樣地專注，那樣地執著，彷彿無視於漫天的白雪，逼人的寒氣，而要以一己的生命與四圍的死寂對峙著、對峙著，直到永恆。他的「獨釣」，顯得那樣執拗、那樣愚拙，但卻凝聚著全生命的期待、追求，而展現出無比堅強的毅力。這個孤獨而又愚拙的身影，就是「萬受擯棄，不更乎其內」的柳宗元，也就是愚溪旁「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的

【註四四】：同【註一一】，卷三二，頁八四〇—八四一。

【註四五】：同【註一一】，卷四三，頁二二一。

愚者。他的外表看似寧靜平和，內心卻是傷痕累累，時刻期待著知音的迴響和撫慰。

## 五、後人的批評

遺憾的是，後人對於柳宗元以愚、拙自命，大多予以譏評，例如宋·黃震評△愚溪對▽曰：

此雖子厚自戲之辭，然愚謂溪之愚可辭，而子厚傑然文人也，乃終身陷叔文而不知悟，其身之愚，可得辭耶？【註四六】黃震認為愚溪被辱為愚，確屬冤枉，可以拒絕接受，柳宗元「終身陷叔文而不知悟」，則屬事實，被辱為愚，又豈能推辭不受？這是從一般世俗的觀點，認定王叔文非善類，而以柳宗元參與王黨為愚。而宋·晁無咎評△愚溪對▽則曰：

嘗論宗元固不愚，夫安能使溪愚哉？竭其智以求利而不獲，既困矣，而始曰我愚，宗元之困，豈愚罪耶？【註四七】又評△乞巧文▽曰：

宗元之作，雖亦閔時奔驚，要歸諸厚。然宗元媿拙矣。【註四八】

晁氏認為宗元受困是因「竭其智以求利而不獲」，豈可歸罪於愚？又謂宗元作△乞巧文▽是因為憂心時俗之奔名逐利，而以棄巧抱拙明志，但其為人實有愧於「拙」。這也是一般世俗的觀點，認定柳宗元乃以智巧求利之徒，不配自稱愚、拙。其後，明·陸樹聲云：

柳子厚於八司馬中，可謂至巧者矣，作△乞巧文▽，巧非不足也。晚來作△愚溪對▽，以愚自命，豈真愚者哉？然以子厚之巧，而昧於進退從違之義，孰謂子厚非愚也？【註四九】

陸氏謂柳宗元為至巧者，非真愚者，又以其從王叔文為愚，亦是意在譏諷。而清·愛新覺羅弘曆則曰：

【註四六】：《黃氏日鈔》，卷六〇。見吳文治《柳宗元卷》頁一六四引。

【註四七】：見《柳宗元集》，卷一四，頁三五七，△愚溪對▽題下舊註引。

【註四八】：見《柳宗元集》卷一八，頁四八七，△乞巧文▽題下舊註引。

【註四九】：《適園語錄》，見《柳宗元卷》頁二四五引。

人病宗元以巧進被謫，而作「乞巧文」，自謂抱拙終身。考諸史傳，其為人蓋喜立事，急功名，以至於敗，非為機變之巧者也。如為陽城作「遺愛碣」及「與太學諸生書」，此豈巧人所肯為耶？【註五〇】

弘曆以史傳、柳文為據，認定宗元「非為機變之巧者」，可謂持平。較諸前人之信口譏評，已屬難能可貴，然對宗元抱拙終身、捨己利人之精神、意趣則未見發揮。

今人對王、韋集團所從事的政治革新，大抵皆予肯定【註五一】，對於柳宗元參與王黨，觸罪被貶之事，也多為其抱屈【註五二】，因此，細讀柳文，自可明白他以愚、拙自命的苦衷，而不再妄予譏評。

## 六、結 論

柳宗元原本是個聰明絕頂的人，初入仕途，可謂一帆風順，卻因參與王黨，失敗遭貶，成了眾人眼中的愚者與罪人。面對如此險惡的處境，他自承「年少好事」，「以愚觸罪」，一方面可以在相當程度上符合世俗的評斷標準，使謗言減少；另一方面也可以表示自己並無大罪，只是無知、愚笨，而期待他人能以不知者不罪的態度予以寬諒。

但是，世俗的標準究竟是否值得依循？在他內心卻是加以否定的。因此，他不願去學鴟夷做個世人眼中的「智人」，而寧可像井邊的水瓶一樣，做個世人眼中的「愚者」——淡泊、清白、「利澤廣大」，不僅具有清明的智慧，而且具有捨己利人的熱忱和勇氣。當世人爭相乞巧，自以為智時，他卻因為知恥知病，不願以「諂貌淫詞」奔走逢迎，而堅持做個「抱拙終身」的愚者。

【註五〇】：《唐宋文醇》卷一八，見《柳宗元卷》頁四三四引。

【註五一】：如王壽南《論王叔文之為人及其失敗之原因》，（見《唐宋史研究》：林天蔚、黃約瑟主編，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一九八七）；王藝生《論二王八司馬政治革新的歷史意義》，（見《歷史研究》，一九六三年三期）。

【註五二】：如王泳《柳子厚黨事之剖析》，（見《大陸雜誌》二九卷五十六期，一九六四年）；章士釗《柳文指要》，（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一年）；吳文治《柳宗元評傳》，（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劉光裕、楊慧文《柳宗元新傳》，（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因此，他選擇永州一條小溪安家，更名為愚溪，以愚者自居，盼如儒、道兩家所稱許之愚者——既有謀國之忠、處世之智，能夠捨己為人，利安元元；又能超拔塵俗，復歸於素樸，以與萬化冥合。但因胸中不平之氣、寂寞之感難以盡去，故於天人性命之源未達一間。並且由於個人信念與社會判準相衝突，使他一方面以愚自責、自抑，另一方面又忍不住以愚辱溪、罵世，而藉以自慰、自揚。他的態度看似矛盾，其實內心自有清明的智慧與堅定的信念——那就是以生人爲己任，而「時動以取其宜當」的大中之道。爲了達成這個信念，他寧可「抱拙終身」，「萬受擯棄，不更乎其內」。這種一往直前，無吝無悔，堅持到底的愚者精神，在《江雪》一詩中表現尤爲突出，那個獨釣寒江雪的「愚」翁，就是「萬受擯棄」的柳宗元，也就是愚溪旁「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的愚者，他的外表看似寧靜平和，內心卻是傷痕累累，時刻期待知音的迴響。今人對於柳宗元參與王黨，觸罪被貶之事，大多以爲冤屈，重新審視柳文，自可明白他以愚、拙自命的苦衷，而還以清白。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故宮學術季刊 第十五卷 第一期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 一〇八 ·

# The Fool Image of Liu Tsung-yuan

Fang, Chieh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 Abstract

Generally speaking, a fool, compared with a wise man, is a kind of a criticism or blame. Nevertheless, Confucius praised Ning-wu-tse for his "being ignorant when the right teachings do not prevail", and Lao-tse also approved "the mind of a fool" and believed in "abandoning sage and wisdom". Thus it is seen that being a fool will still be of great value. Beyond doubt, in the eyes of the contemporary Liu was a fool, and he might consider himself a fool too. Looking back on his past, however, he had nothing to be ashamed of before God or man. However difficult and dangerous his official career was, however hard people ridiculed him, still he chose to be a fool and insisted on his ideal of pacifying and comforting the common people. Liu, being a fool, stayed lonely by the "Foolish Stream", and waited hopelessly for an understanding bossom friend.

Keywords: Fool 愚者

Foolish Stream 愚漢

Liu, Tsung-yuan 柳宗元

Lao-tse 老子

Ning-wu-tse 甯武子

Yen, Hui 顏回

---

\* The Chinese text of this article appears on page 九一 through page 一〇八.